

东方美韵

——序《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传》

张同道

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。
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
宁不知倾城与倾国，
佳人难再得！

——汉·李延年

女人是人类的风光，美女是风景的花朵。一个没有美女的民族是荒芜的，拥有美女而不敬爱呵护则是野蛮。在欧洲，美女海伦点燃了雅典的一场世纪大战，美女维纳斯用断臂为无数年代与国度的爱美的人们圆了一轮美梦。在中国，先秦时代的诗人就热烈地赞美女性：

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
颈如蝥蛸，齿如瓠犀
螓首蛾眉，
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

这是孔夫子坚持放逐，斥为淫声的卫风《硕人》。其实，孔夫子自己也终于去见南子，不管他如何对子路发誓，他出于公心，

否则，“天厌之，天厌之！”此后赞美女性的诗赋袅袅娜娜，不绝如缕，陶渊明愿意变作衣领、裙带、眉黛、枕席、鞋子或蜡烛，以期亲近美人，李太白也写下了“名花倾城两相次，长得君王带笑看”的佳句。

更为引人自豪的是，中国数千年美韵中的四颗珍珠：西施、王昭君、貂蝉和杨玉环。人们用沉鱼、落雁、闭月、羞花来形容她们的美，连动物、植物和天上的月亮也都在她们美的光辉里不敢正视，以云掩面，含羞不语。

西施——这位江南女子是水的精灵，罩着一个含露的霓梦。她像一道彩虹，升起在春秋的天空，洞穿了历史漫长的幽暗，把整个时代装扮得五彩缤纷，也把范蠡、勾践、夫差、伍子胥、文种，这些灿若星斗的名字点缀得更加灿烂夺目。

王昭君鄙视贿赂、昏庸与谄媚，自愿远嫁匈奴，让青春和美放出异彩。她就像美的光源，一踏上大漠，整个草原便为她燃烧，大地山川鼓动着向她致意，连天上的大雁也不敢自傲，甘心落到地上，向她的美敬礼。

貂蝉是一道迷离的色影，闪烁在三国的刀戈烽烟里。她是月宫仙子，皎洁，娇艳，一尘不染。貂蝉爱英雄，也引得英雄竞折腰：董卓、吕布、袁术……这些名利之徒的勾心斗角一次又一次地让她失望，最后，她选择了真正的英雄——宝剑。

杨玉环是一朵含露盛开的牡丹，一道媚魂，高华瑰丽，仪态万方。一代雄主唐玄宗为她痴迷、燃烧、颤栗，重归青春，像个初恋少年，他们迷醉在灵与肉的文融里。大唐国的舞台上，皇帝李隆基击鼓、诗人李白填词、歌手李龟年奏乐，杨玉环独自高舞《霓裳羽衣曲》。

中国古典四大美女为千古的东方美韵增辉，日月星辰，山川湖海、英雄王侯、花鸟虫鱼，在周围踮起起舞。

美女不老，因为美不会老去。

美女不死，因为美不会消逝。

西施与范蠡一叶扁舟隐遁于太湖烟波之中；王昭君在月光下抚琴而去；貂蝉扑剑升仙，一道色影重归月宫；杨玉环从梨花树下一缕香魂飘洋过海。美人们永远年轻、美丽、娇媚，像天上的彩虹，像人间的月色。她们的美艳化作一缕芳韵，活在中国人世代代的魂魄里。

留在史书上的女人是烈女、贞妇、孝女、才女、女皇、皇后、公主、贤母等，或者被称作祸水的女人，如褒姒、妹喜，然而，留在人们心里的却是美女，关于西施、王昭君、貂蝉和杨玉环的民间传说宛若春季数不尽的花朵，爱美的人们用这些美丽的名字命名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：西施鱼、贵妃菊、貂蝉冠、昭君帽……

史官不愿把篇幅留给她们，民间传说又支离破碎，为了复活这些东方美韵的精灵，再现她们的青春、爱情与风采，金斯顿以现代历史小说的笔法创作了这套《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传》，力求还一个活人，还一个女人，还一个美人，让这些绝代美人重返人间，因为：

美人不死，美人永远年轻！

本书作者金斯顿是一个富有艺术才情与想象力的年轻作家群，由我和我的老朋友、杰出的思考者王志新召集。参与本书创作的还有郭宝亮、杨鹏、郑勇、赵金庆等青年作者。总体策划舒霖和责任编辑逸文、牧原为本书付出了细腻而富有决策性的努力，这些积极参与美的创造者与美同在。